

科内重伤后 队友们为何要围成一圈？

18日，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加拿大队6:0大胜卡塔尔队的比赛中，场上出现令人揪心的一幕——加拿大队中场新星伊斯迈尔·科内遭遇凶狠犯规，小腿当场严重变形。

目睹队友重伤，前锋戴维吓得当场落泪。加拿大球员们几乎在瞬间做出同一个举动——并肩围上前去，手拉手、肩并肩，将科内护在人圈中间。

现代足球场上，这种场面并不罕见。当球员遭遇重伤时，队友、对手乃至医疗人员，往往会迅速围成一圈人墙。这一举动，远不只是体育精神的流露，更承载着深刻而温暖的意义。

其一，守护球员的“生命尊严”。重伤时，球员的身体常处于失控且极度痛苦的状态。人墙如同一道屏障，能屏蔽数万观众的目光、摄影师的长焦镜头以及全球直播的特写画面，守护住伤者的隐私，也避免让现场或电视机前的伤者家人看到受伤画面而承受伤痛。

其二，保护观众的心理防线。足球赛事面向全球直播，惨烈血腥的画面一旦播出，容易引发观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不适。这道人墙，在无形中为屏幕前的每一个人挡住了不忍直视的画面。

其三，为医疗急救创造专注空间。队医现场施救需要绝对的专注与相对安静的环境。在数万人的注视下，压力可想

而知。这道人墙如同一座移动的屏障，尽可能隔绝喧嚣，帮助队医稳住状态，进行医疗诊断与救治。

其四，凝聚悲痛，传递力量。在震惊与难过中，球员们肩并肩围在一起，既是为受伤的队友或对手送上祈祷，也是彼此在精神上相互支撑。

关于这道人墙，一个广为人知的场景出现在2021年的欧锦赛上。丹麦队中场埃里克森在比赛中因心脏骤停突然倒地。丹麦队员迅速围成圈，背对队友，泪如雨下，用身体挡住正在接受心肺复苏的埃里克森。这一幕，被许多人视为世界足坛史上最震撼人心的场景之一。

而除了人墙以外，这种保护意识也延伸到其他场景。2024年欧锦赛，匈牙利前锋沃尔高在争顶中失去意识，在他被担架护送下场的过程中，队友们扯来毛毯，用身体组成“移动帐篷”，连工作人员也加入其中，撑起白色布障将沃尔高护在中央，直到他戴上氧气面罩被抬离场地。

事实上，许多球队在赛前预案中便会明确告知球员：赛场上出现严重伤病，不要围观、不要慌乱，第一时间对伤者形成保护圈。这正是职业足球日益成熟与人性化的一个细节。

这一道人墙，超越比分与胜负，用朴素简捷的方式传递了一个核心准则——绿茵场上，生命高于一切。

据新华社电

美加墨世界杯红牌“通胀”？

美加墨世界杯刚进行到小组赛第二轮初段，就已经出现6张红牌，超过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，而且全部是直接红牌。

本届世界杯揭幕战，墨西哥队2:0战胜南非队，主裁判亮出三张红牌，这在世界杯揭幕战历史上是“独一份”；小组赛第二轮加拿大队6:0大胜卡塔尔队的比赛中，卡塔尔队两名球员被罚下；染红的还有波黑队后卫穆哈雷莫维奇。

提到世界杯著名“红牌局”，老球迷的第一反应可能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。在那场葡萄牙队1:0战胜荷兰队的比赛中，主裁判伊万诺夫出示了16张黄牌和4张红牌，创下世界杯单场出牌数纪录。

有趣的是，那届世界杯的红牌总数高达28张，至今仍保持着单届纪录。

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，均只有4张红牌，或许又得益于让世界保持干净流畅的倡议。2017年，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、意大利名哨科里纳确立了一条判罚原则：球员只有在做出性质恶劣、确实该被罚下的动作时才应离场。

既然裁判需要谨慎出示红牌，为什么美加墨世界杯刚开始不久，就有这么多红牌？

世界杯扩军可能是一个原因。1994年世界杯出现了15张红牌。1998年世界杯从24支扩军到32支球队后，红牌数增长到了22张。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

队、104场比赛，比赛增多也增加了红牌出现的可能。

视频助理裁判（VAR）的使用愈加成熟，在其中也起到很大作用。在纯靠裁判肉眼判罚的年代，一些瞬间行为会被漏判，而当VAR用慢动作回看时，球员的犯规动作、犯规地点会更清晰，类似暗肘打人、破坏明显得分机会这样的场景，将无所遁形。本届世界杯目前出现的6张红牌里，有4张都是因为破坏对方明显得分机会被触发，VAR在其中也帮助了主裁判做出准确判罚。

不管有没有VAR，主裁判都是场上做出最终判罚的人，红牌判罚仍会产生争议。本届世界杯的裁判队伍已经亮出判罚尺度，至于各队是否会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
据新华社电

周年纪念

2026年6月21日 星期日 农历 丙午年甲午月丙寅日



夏以俊结连理，一载两心依。
周以俊先生与李昱女士于2026年6月21日结婚一周年，特此登报，以作留念。

美满良缘庆周年
爱意绵长情不绝



联系我们 qnbyw@163.com



激情



美加墨

6月18日，本届世界杯首位女性主裁判托里·彭索在比赛前亮相。

新华社 图

从被男球员追着跑到主哨男足世界杯

性别只是背景 实力才是主角

在全场67000多名观众的欢呼声中，托里·彭索信步走向亚特兰大体育场的中央。

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，捷克队对阵南非队的比赛18日在这里打响，彭索担任主裁判，就此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位出场的女主裁，也是男足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位女主裁。

当她吹响手中的哨子，或许会想起，自己刚开始裁判生涯时的一段往事。那是彭索执裁一场16岁年龄段的男子比赛，因为一次判罚，三名球员怒不可遏地冲向她，而她只能飞奔出球场，狼狈地爬上自己的车，一脚油门甩开他们，然后在车里大哭了一场。

彼时，她曾想过放弃，此刻，她当感谢自己的坚持。

捷克队与南非队的这场比赛较为平淡，攻防转换的节奏也不快。但对彭索来说，仍然有不小的考验。第82分钟，南非队前锋马塞科在禁区前一脚劲射，皮球击中捷克队禁区内防守队员的手臂，一切都在电光石火之间。但当时彭索的站位很好，在弧顶位置看到整个过程的她果断鸣哨，指向点球点。

南非队凭借这个点球扳平

比分，他们当然会感谢彭索，而更难得的是被判点球的一方也表示服气。

“我认为这个点球是可以判的，虽然对我们来说很不走运。虽然点球的判罚有些严厉，但我接受裁判的决定。”捷克队主帅库贝克赛后说。

在现场报道比赛的意大利《米兰体育报》记者奥利韦罗说：“这个时间点，这样的比分，做出正确判罚并不容易，她很勇敢，很果断。”

对于彭索来说，这是梦想成真的时刻。

彭索1986年出生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，10岁开始踢足球，14岁开始学习裁判知识，此后她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兼职做裁判。2013年，她开始执裁大学生联赛和女足联赛。

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，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。

那时，她的女儿刚刚出生8个月，她是一个生活围绕着孩子的“宝妈”。当她抱着女儿看到女足世界杯上女裁判的飒爽英姿时，瞬间被“击中”了。她梦想四年后的女足世界杯，自己也能如此。

她辞去稳定的工作，一边照顾孩子，一边进修裁判业务。为了适应男子足球比赛的高强度，她每周进行两到三次冲刺训练和力量训练，每次训练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。

2020年，她成为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20年来首位女性裁判，经过一场场比赛的磨炼，2023年女足世界杯，她成功入围裁判员名单。而美国队早早出局，更让她获得了执法决赛的机会。

如今，工作上，她解锁了男足世界杯主裁判这个新里程碑；生活里，她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。

彭索曾经说，当母亲的经历是她作为女性裁判的独特优势。“这让我成为了一名更好的裁判，因为同理心。”

也许有人会说，她只是世界杯第二个女主裁，又不是第一个。然而，从0到1的突破固然具有标志性意义，但从1到2，再到更多的重复，可能更具现实意义。这说明，女裁判真的可以了。

终有一天，女裁判执法男足比赛将不再是新闻。

据新华社电